

STRATEGIC REVIEW

战略评估

2011

(中英文合集)

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究中心

 军事科学出版社

014034963

D5
178
2011

战略评估 · 2011

(中英文合集)

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究中心



军事科学出版社



北航

C1714549

D5
178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略评估·2011:汉、英/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80237-672-4

I. ①战… II. ①军… III. ①国际形势—研究报告—
2011—汉、英 IV. ①E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3015 号

书 名: 战略评估·2011
作 者: 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孙振江
封面设计: 倪春昊
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 100091)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237-672-4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8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销售热线: (010)62882626 66768547(兼传)
网 址: <http://www.jskxcbs.com>
电子邮箱: jskxcbs@163.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储运部联系(010-66767383)

《战略评估·2011》编写人员

主 编 陈 舟

副 主 编 邓红洲

编写人员 陈 舟 邓红洲 熊玉祥 郝智慧

侯小河 杨 光 李抒音 王新俊

温 冰 于 淼 赵 云 李 煜

翻译人员 赵蔚彬 侯松山 潘建虎 张 晟

侯彩虹 马蕾蕾 胡 昆 刘 璇

目 录

战略评估·2011

前 言	(3)
一、全球战略形势	(4)
二、美国战略调整	(14)
三、台海形势及海峡两岸关系走向	(24)
四、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	(34)
五、世界海洋竞争与合作	(44)
六、网络空间安全	(54)
七、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	(66)
国防政策研究中心	(78)

STRATEGIC REVIEW(2011)

Preface	(81)
I. Global Strategic Situation	(83)
II. Strategic Adjust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102)
III. The Taiwan Strai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119)
IV.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138)
V. World Maritim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156)

VI. Cyberspace Security	(174)
VII. New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Development	(195)
Center for National Defense Policy	(218)

目 录

战略评估·2011

前言	(3)
一、全球战略态势	(4)
二、美国战略调整	(14)
三、台湾海峡两岸关系	(24)
四、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国际地位	(34)
五、世界海洋委员会合作	(44)
六、网络空间安全	(54)
七、世界军事力量对比	(66)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78)

STRATEGIC REVIEW(2011)

Preface	(8)
I. Global Strategic Situation	(8)
II. Strategic Adjust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10)
III. The Taiwan Strai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11)
Trends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11)
IV.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China's	(17)
Economic Development	(17)
V. World Maritim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15)

战略评估 · 2011

《战略评估》报告是国防政策研究中心年度评估报告之一,由中心组织不同领域专家学者撰写完成。报告属学术性研究成果,所提观点仅代表相关专家学者个人观点。

前 言

当今世界正进入一个发展与动荡、变革与危机、合作与竞争交织互动的新时期,国际形势变化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内容之复杂前所未有。国际格局加速从“一超多强”向多极过渡,美国等西方国家整体实力相对下降,新兴市场国家、区域集团和亚洲等地区力量上升,各类非国家行为体迅速成长。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进一步加深,大国全面冲突对抗在较长时期内可以避免。人类社会快速步入信息网络时代,社会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交织,重塑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发展新格局。亚太格局正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深刻的调整和重塑,亚洲经济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亚洲地区成为国际安全的焦点和大国战略博弈的主战场。

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实现较快发展,综合国力稳步提升,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得以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继续推进,外部安全环境总体稳定,仍处于发展黄金期和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也要看到,中国正处于和平发展关键阶段,改革开放攻坚期、社会矛盾凸显期、对外关系磨合期与亚太格局和国际体系转型期高度重叠,内外问题密切联动,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增大。

一、全球战略形势

世界保持总体和平稳定的基本态势,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不可阻挡,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浩荡。全球战略形势正在发生划时代的深刻复杂变化,国际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互动,世界和平发展面临的难题和挑战增多。

国际力量消长加快,大国围绕战略再平衡展开新博弈

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国际力量消长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和常态。当今国际格局最重大的变化趋势,就是发达国家实力相对下降,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虽然“一超多强”的总格局尚未根本动摇,国际战略力量对比的“拐点”尚未来临,但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大国关系面临深刻复杂调整。以单极主导为基本特征的国际体系旧平衡正在被打破,以多极共治为发展趋向的国际体系新平衡尚未建立起来。大国之间利益重心和目标追求渐显差异,围绕战略再平衡的博弈日益激烈,新老大国之间、新兴大国之间交织互动频繁,既有基于传统联盟政策的合纵连横,同时议题式的临时抱团现象也明显增强。

美国经过 20 年战略扩张、10 年反恐战争、4 年金融危机,陷入冷战结束以来的严重困境。其 GDP 从 2001 年占世界 31.8% 下降至 2011 年的 23% 以下,债务占 GDP 的比例从 2001 年的 57.1% 上升至 2011 年的 98.7%,接近 15 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连续 4 年超过 1 万亿美元,实体经济回升乏力,新经济增长点未成气候,体制性缺陷难以

克服。美国靠举债维持庞大财政开支、在全球范围强势扩张的道路难以为继,主导国际体系、操控国际事务的战略能力有所下降。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成长。21 世纪头 10 年,发达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不足 2%,新兴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 7%,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则超过 10%。“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 20 世纪最后 10 年的 16% 上升到 21 世纪头 10 年的 30%。而同期西方七国集团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从 70% 下降到 40%。中国 GDP 从 2008 年相当于美国 GDP 的 31.6%,迅速上升到 2011 年的 49%。近代以来大国兴衰规律表明,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是引发大国力量消长进而改变国际格局的决定性因素。

适应力量消长加快的客观趋势,在新一轮再平衡中谋求战略收益最大化,成为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大国博弈的主题。这种博弈的动因是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本质是围绕国际体系内经济、政治和安全新秩序的斗争,表现是国际体系内力量板块的重新分化组合、权力的再转移和再配置。相对于近代大国博弈,此轮博弈呈现新的特点:博弈的地缘中心从大西洋—欧洲历史性地转移到太平洋—亚洲地区;博弈的主要方式具有非零和性,利益的深度相互依存决定了霸权国不会轻易对崛起国全面动用武力,新兴大国也普遍选择走体系内和平崛起的道路,各大国之间既存在激烈的战略竞争,同时在应对共同威胁、追求共同利益方面的合作也在不断拓展;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等近代以来远离国际体系权力中心的大国,历史性地成为地区乃至全球博弈大棋局中的重要棋手。大国博弈的主要领域包括:

一是围绕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国际规制权竞争。2008 年以来持续发酵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规则的深层次矛盾和弊端,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既是新兴国家的呼声,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摆脱危机的必由之路。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 85% 以上的时代已成“昨天的故事”,G7 扩展为 G20,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问题上政策立

场协调程度明显加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更多投票权份额和执行董事席位给予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转移3.13%的投票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移的投票权超过6%。此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争夺新秩序话语权、在新能源开发上争夺新标准话语权的斗争也十分激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危机重压下不得不将国际经济规制权向新兴市场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渡,并在今后继续让渡。这种让渡还可能从国际经济领域向国际政治领域扩散。

二是围绕战略要地和战略新疆域的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历史地看,两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围绕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地缘政治竞争,冷战时代主要是围绕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竞争,冷战后美国经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控制了欧亚大陆南部边缘特别是中东地区的众多战略支点,从而实现了从东、南、西三面对欧亚大陆的地缘瞰制。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亚太和大中东地区是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重心所在,西亚北非局势尚未尘埃落定,围绕伊朗、叙利亚的战略博弈正在加剧,大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和部署加快推进,大国在亚太的竞争影响更加深远并且更具关键意义。同时,世界地缘战略竞争正在向海洋、太空、网络、极地等空间扩展延伸,这些战略新疆域既是资源的富集地,也是联通全球的纽带,还是掌握未来、威慑和打击对手的战略制高点。战略新疆域主导权的得失,很大程度上关乎21世纪大国兴衰成败,在一个或数个战略新疆域占有优势地位,成为一些国家的战略追求。

三是围绕发展与安全的地区事务主导权竞争。美国通过战略调整和“巧实力”外交,继续强化对亚太、中东等重点地区的主导权。俄罗斯提出“欧亚联盟”的宏大构想,巩固在独联体范围的主导地位。欧盟主要国家借助北约新战略,谋求在传统“防区”外扩大影响,积极介入西亚、北非、中亚等地区事务。日本以美日同盟新指针为导向,追求扩大在亚太地区事务上的影响力。印度借助“美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积极谋求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的主导权。

东盟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大地区安全合作力度,并试图在大国之间寻求战略平衡。阿盟努力增强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试图在解决西亚北非乱局中扮演重要角色。非盟在加快非洲经济一体化与和平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拉美国家随着自身实力增强,独立自主意识不断上升,力图依靠自身力量主导本地区一体化进程。世界主要大国与地区强国、地区强国之间,既互有需求也相互矛盾,借重中有牵制,合作中有防范,呈现错综复杂的联动态势,地区事务主导权之争往往波及到全球范围,引发更加广泛更加复杂的博弈斗争。

世界经济复苏曲折艰难,全球经济格局酝酿新变化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浪潮高涨,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商品、能源、技术、信息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加深了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共同利益增多。世界性联系的空前紧密,主要大国利益的深度依存,颠覆了过去国家间那种阵线森严、敌友分明的关系,呈现竞争中有合作、斗争中有妥协的态势,对大国之间的全面对抗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给在工业时代落后的国家以和平竞争方式实现赶超提供了机遇,为以合作共赢方式拓展国家利益开辟了新途径。但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给世界带来新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发展,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长期积累的深层次弊端,也暴露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过各国共同努力,世界经济出现了短暂复苏,但2011年增长速度再次放慢,经济下行风险明显加大,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世界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2010年为4.1%,2011年仅为2.7%左右。发达国

家经济增长下滑,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2010年为2.8%,2011年下降到1.4%左右。美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3%下降到2011年的1.7%,欧元区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7%下降到2011年的1.6%,日本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4.5%下降到2011年的-0.9%。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的价格下跌15.6%,净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金总额从2010年的10555亿美元收缩为2011年的9544亿美元。国际贸易增速从2010年的12.4%下降为2011年的6.6%。2008年以来全球失业人数增加了约2700万人,失业人员总数达到2亿人左右。

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提升,但经济增速有所放缓。2011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产出增长率为6.4%,虽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但仍远高于发达经济体。2011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2.9%,印度经济增长率为6.6%左右,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4.0%左右,南非经济增长率为3.0%,中国经济增长率为9.2%。随着21世纪以来中国、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量超过与欧美的贸易量,世界经济重心继续加快从欧美转向亚洲。近一段时期主要新兴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和外需减弱的双重压力,经济增长出现了放缓趋势。但新兴经济体增长的长期动力没有发生变化,有望继续保持稳健的增长态势。

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酝酿新的调整和突破。美国、欧元区、日本和新兴市场国家四大主要经济体发展都遭遇困难,显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些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全球市场需求低迷可能将延续较长时间,发达国家因财政状况恶化、货币政策效果减弱,进一步运用扩张政策提振经济的空间缩小,主要发达国家陷入经济停滞。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虽有扩大内需的空间,但通胀压力下实施宽松财政货币政策受限,难以迅速弥补外需萎缩的缺口。全球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新兴产业发展尚难成气候,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新兴市场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各主要经济体之间及主要经济体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和矛盾日益增多。主要国家加

快新一轮全球能源资源创新和布局,各国围绕能源资源问题的竞争将更加突出。由于各方利益特别是主要大国利益牵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间的深刻矛盾。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经济全球化不会因国际金融危机而停止。尽管充满矛盾斗争、利益冲突,但各国为实现自身发展,人类为达成共同繁荣,就需要解决当今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种种弊端,探讨改革全球经济治理。各国调整本国经济政策,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发达国家纷纷谋划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加速发展新兴产业和实施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力图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发展中国家也加大科技投入,加速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谋求实现跨越式发展。国际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面临新的重大调整,科学技术孕育着新的创新突破,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要求更加强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各国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正在成为全球经济领域的焦点、难点和重点。

社会信息化迅猛发展,

传统的治理模式和战争形态面临新挑战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大趋势。人类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信息技术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交织,推动着全球产业分工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重塑着全球经济竞争格局。信息网络更加普及并日趋整合,互联网加剧了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成为信息传播和知识扩散的新载体。围绕全球网络空间主导权的斗争持续升温,大国强国加紧构建网络空间战略体系,竞相推进网络空间军事力量

建设。一些发达国家力图继续保持网络空间技术领先优势,主导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并运用互联网开展国际政治斗争,实施文化思想渗透输出,甚至筹划运用网络战达成战略目的。

信息化深度影响社会生活,社会政治风潮借助信息流动席卷全球,社会矛盾动荡的跨国传导性显著增强。信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普遍应用,使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日益交融交织、互联互动,社会组织动员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愈显被动无力。欧美受金融危机及后发效应影响出现社会动荡,多国爆发大规模反紧缩政策罢工示威,一些新兴国家爆发大规模街头示威及罢工,西亚北非地区长期积蓄的社会矛盾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迅速引爆。在此轮遍及全球的社会政治风潮中,互联网特别是“脸谱”、“推特”等社交媒体网络起到了广泛联络、快速动员、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这轮全球社会政治风潮既非传统的革命斗争,也非传统的社会骚乱,具有强大的联动性和破坏性,深刻反映出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已不适应信息网络化时代社会管理的新特点新要求。动荡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形成,短时间内跨国跨地区蔓延发酵,大多没有明确纲领,没有具有号召力的领袖人物,没有严密的传统组织形式,靠信息网络进行联络调控、聚众示威,宣示“改善民生、推进民主”的草根诉求,与外部势力保持实时互动,造成内外呼应、以乱求变之势,互联网成为主要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平台。

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国际社会逐渐达成共识,开展国际合作是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要途径,网络空间治理开始纳入国际议事日程。但网络空间国家主权难以界定,各国法律规定差别较大,对网络安全内涵认识理解不同。美国、欧洲、俄罗斯纷纷推出各自网络管理模式,管理模式之争凸显未来信息规则的主导权之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维护网络安全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借口网络自由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积极维护本国网络空间主权,推动

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合作,为建立平等、开放、有序的全球网络空间格局作出积极努力。2011年9月,中国、俄罗斯等国在第六十六届联大会议上提出《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主张各国不应利用包括网络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实施敌对行为、侵略行径和制造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强调各国负有责任和权利保护本国信息和网络空间及关键信息和网络基础设施免受威胁、干扰和攻击破坏;呼吁建立多边、透明和民主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机制,充分尊重在遵守各国法律前提下信息和网络空间的权利和自由,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信息和网络技术,合作打击网络犯罪。

信息化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核心内容,信息化战争形态正在向更高阶段演进。网络空间成为与陆、海、空、天并列的第五维战场空间,网络作战力量建设成为各国军力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制网权成为赢得战略主动权的前提、基础和关键。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题为《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的防务重点》的防务战略指南,明确提出要采取措施在网络化战争中推进军队建设,建立一支全球、联网和全频谱联合部队。其目的是要在金融危机延续、国防开支缩减的战略背景下,借用信息网络技术优势,塑造更精干、更灵敏、更易于部署的军事力量。俄军将网络战争称为“第六代战争”,认为“网络已经成为可以直接毁伤敌人的强大手段”。

各类安全威胁交织联动, 国际安全在总体和平中出现新变数

国际安全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总体和平稳定,局部动荡加剧,战略竞争升温,各种挑战增多。“阿拉伯之春”、利比亚战争、伊核危机、南海争端、亚太地区军演、日俄“北方四岛”之争、日本福岛核泄漏等危机事态迭起,呈现热点增多、燃点降低的新特点。传统安全威胁不降反升,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减反增,多种安全威胁交织互动,传导叠加效应明显。